

大陆 深度

困在燕郊的人

人们聚集在检查站口，大喊：“放人！通勤！上班！”直到再次封城后，他终于明白，他的生活和个人的努力再没有关系了。



2022年6月1日，燕郊居民到街头示威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Mia Wong 发自北京 | 2022-06-22

失业 清零 动态清零 封城

“在北京还是自由的，还可以上班”

“接上级部门紧急通知，2022年3月13日零点开始封闭小区，全员核酸，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。”

下午4点左右，31岁、家住燕郊的张小青看到通知，她迅速冲了个澡，然后寻找拼车，要在封城前赶到北京。她在北京还有工作，不能被封在燕郊。

通知宣布未来两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，按之前经验，检测后没有阳性病例即可解除封城，张小青想反正两天后就回家，打算只背一个托特包，装一件T恤当作睡衣，以及手提电脑和充电线，其他什么也不带。

夜里9点张小青才等到顺风车，进京路口车流拥挤，排成长队，大家都赶着封城之前进入北京，张小青到北京时已接近夜里12点钟。她在北京没有住处，只能暂时借宿朋友家。

燕郊封城后，所有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，道路实行“红灯常亮”的限行政策。每天早上5点半，小区里就广播通知：“请全体居民赶紧下楼做核酸。”一直循环播放到上午10点。物业通知：“核酸应检尽检，否则会影响日后出行。”

而早在封城前几天，和张小青年纪相近的林晶晶已作出“轻易不出门、不离开燕郊”的决定。一个朋友和林晶晶说自己不想做核酸检测，“反正都是待在家，做不做也没有区别。”林晶晶苦口婆心：“不要抱侥幸心理，否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”朋友只好答应。结果第二天林晶晶就看到三河市公安局的通报：

“经我局筛查后发现，徐某等八人未按照核酸检测相关规定要求进行检测，给全市居民带来了健康隐患。我局对涉及的徐某等八人立案侦查。”





燕郊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网上图片

和林晶晶相熟的艾灸店老板娘，丈夫住在公司，一直没能回家。他在北京工作，封城之后尝试返回燕郊，检查卡口工作人员说需要小区物业派人来接，他电话联系物业，无论怎么说，物业都坚决不同意：

“你不用跟我说，你说什么都不行，我就是不让你进。”

所以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，只要每天能下楼在小区里溜达两圈，林晶晶就很满足了。

燕郊镇隶属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管辖，镇子西面隔着潮白河和北京相望，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5千米，有便捷的交通可以来往北京，房产商甚至打出“30分钟直达国贸”的标语（安居客数据显示，2022年5月北京房价均价为5.97万/平方米，燕郊房价均价为1.84万）。

燕郊成为北京周边著名的“睡城”，深受在京工作人们的欢迎。2020年燕郊镇常住人口629554人，比十年前增长了约92%。燕郊通勤族夜晚睡在燕郊，白天跨过潮白河到北京办公。他们大多凌晨4、5点钟起床，洗漱装扮，或自驾进京，或搭乘早班火车，或搭乘公交、拼车赶往北京地铁始发站。通勤单程平均2小时。

但疫情以来严厉的防控措施，使得需要跨行政区通勤的燕郊居民深受困扰。

逃离燕郊的张小青没想到，自己会在北京流离失所十几天。

封城第四天，燕郊公布此轮疫情发现2例确诊、12例无症状感染者。张小青不好继续麻烦朋友，住进了宾馆，她乐观地预定了两晚房间，认为这之后总能回家。但两天后仍没有任何解封迹象。继续住宾馆成本太高，朋友家不能过多打扰，北京租房又大多三个月起租。最终张小青拜托熟悉的租房中介帮忙，才找到一间限租5日的短租房。

5天之后总该解封了吧？她想。

结果住进去的第二天，张小青的北京健康宝就出现了弹窗，这意味着她不能进入大部分公共场所、营业商铺、不能入住旅店、不能办理租房。当天下午左右许多陌生电话打进张小青的手机，甘由一个来自燕郊住所

瑞，不能入证取证，不能办居住证。三八妇女节许多员工也打起了张小青的手机，第二天下午张小青所在的居委会，告知她因为14天内滞留过燕郊，现在有三个选择：要么在北京有固定住所，居家隔离14日；要么自费在北京集中隔离14日；要么回到燕郊隔离。

4天之后张小青就要从暂住的出租房搬出去，自费隔离听说要500元一天，她不想花这个钱。至于回燕郊——此前张小青在微博看到，一位女生说自己3月15日夜里从北京返回燕郊，但因为燕郊“禁入禁出”的政策，被拒绝进入，又因为北京健康宝弹窗，无法返回北京。零下3度的天气，她就在潮白桥上被困了一整夜。

张小青从燕郊出来时天气回暖，没穿太厚的衣服，这两日北京遇到冷空气，下起大雪，她不想也被困在下雪天的潮白桥上。张小青敷衍几句，挂断了居委会的来电，那个下午她没再接起任何一个电话。

后来她看到新闻，那天晚上很多人因为北京健康宝弹窗，不得不返回燕郊，他们大多衣着单薄，在风雪里排队几个小时，等待通过检查卡口。



居民在大雪中排队等待进入燕郊。网上图片

张小青从燕郊出来时，携带的全部生活用品只有一件T恤，住进出租房后，她买了一瓶洗面奶，洗脸、洗手、洗脚都用这瓶洗面奶。健康宝弹窗，她哪里也去不了，就在空荡荡的出租房里待了5天。

几天之后她搬出短租房，但健康宝仍然有弹窗，无法住进任何旅店。张小青偷偷在公司睡了一晚，不能再睡第二晚，一是她不愿意被人知道自己流离失所，二来也怕公司万一丢失东西，会怪在她头上。第二天晚上，张小青混进附近的KTV，开了一间包房，倒头就睡。

第三天，距离张小青离开燕郊终于已经14天，她按照网上的攻略，跟公司申请开具工作证明，然后到居委会申请解除弹窗。工作证明需要四位领导审批通过，中午2点半递上的申请，因为大老板在开会，一直没被通过，张小青非常着急，怕错过居委会的上班时间。总算下午4点半时她拿到了工作证明，赶到附近的居委会交上申请，之后又开始忐忑：今天晚上弹窗究竟能不能被解除，她能不能有一个住的地方？万幸傍晚时弹窗被解除，张小青在一家青年旅社定了房间，长住下来。

即使流离失所十几天，张小青也不后悔封城前夜逃出燕郊，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：“你觉得，在燕郊一直被封着不能出来上班，和逃到北京之后还能上班，哪个更好一点？在北京还是自由的，还可以上班，对吧？”

耗着耗着，项目就取消了

3月12日发布的封控通知一如既往，没有“封城”字眼，但燕郊开始实行“非必要不离市”，与民生保障无关的所有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等封控政策，一直到4月5日零点才解除封控。

解封后，通勤北京仍需要复杂手续。按照新出台的规定，通勤人员需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身份证、以及京冀通勤证方可通勤北京，而通勤证的办理条件众说纷纭。

按照李文健打听到的，需要两寸照片，身份证，燕郊住处的房产证明或者购房合同、租赁协议，工作证明，工作单位所在的社区开具通勤人员接收证明，以及个人签署承诺书，保证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“两点一线”。

李文健不认为自己能把这些证明都办下来，如果回了燕郊却办不下通勤证，很有可能没办法再到北京，所以干脆没有回去。

李文健28岁，在燕郊购有房产，平时和妻儿住在燕郊，每天通勤北京。3月12日他在北京店里上班时，看到了封城通知，马上购置了日常用品和换洗衣物，决定封城期间住在店里。熬过一个月才盼到解封，他却不敢回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家人。

认定了要在燕郊乖乖待着的林晶晶，也没有离开燕郊。燕郊通往北京手续复杂，但人们在燕郊镇内的活动是自由的，可即便如此，林晶晶也没有去商场、饭店这些人多的地方。每天能够散步到稍微远一些的地方，再走回小区，她已经非常高兴。

林晶晶三十岁出头，在影视行业做片场统筹。从去年4月开始，她就没有过任何收入。去年林晶晶在哈尔滨筹备新片，碰上哈尔滨疫情爆发，被封了一个月，解封一周后，紧接着又封了一个月。全组人在酒店里耗着，从夏天的衣服一直穿到冬天的衣服，耗着耗着，项目就取消了。燕郊封城之前，林晶晶原本有出差计划，疫情一来，又都取消了。

没有收入，但仍然有生活开销，林晶晶已经背上了欠款。这个季度交租的日子，房东打电话问她“方便不方便？”她诚实地说自己没能出去工作，还不太方便。

林晶晶知道，在燕郊和自己同样状态的人不在少数。有一次她用滴滴打车，和司机闲聊，司机说他在北京的工作可能已经丢了。从1月到现在，燕郊几次封城，他基本没怎么去上班。公司老板告诉他：“你们燕郊的人真麻烦，你能来上班你就来，如果你来不了，那么这工作我也不会给你留着，我会再去找别人。”



2022年4月12日，燕郊居民徒步到北京上班。网上图片

林晶晶做足心理准备，打算和父母坦白自己现在的状态。打电话前她还偷偷哭了一鼻子，觉得自己三十多岁，不但没给父母任何享受，还要伸手要钱，实在太丢人。

那天，她问母亲要了每月2000元生活费。

4月27日，因北京疫情，燕郊再次封城，一直封到6月1日。三月以来，燕郊居民做了近40轮核酸，有人愤怒：“不管三河市有无病例出现，我们一直处于封控，全员核酸、居家状态。”还有人编了段子自嘲：

天津蹲，天津蹲，天津蹲完、燕郊蹲； 廊坊蹲，廊坊蹲，廊坊蹲完、燕郊蹲；

北京蹲，北京蹲，北京蹲完、燕郊蹲； 永清蹲，永清蹲，永清蹲完、燕郊蹲。

“放人！通勤！上班！”

满打满算，2022年的前四个月，李文健有两个月都住在店里。一直到5月8日，北京市朝阳区由于疫情进一步提高管控措施，全区实行居家办公，区域内与民生保障无关的企业全部暂停，李文健的店也被暂停营业，他不得不回去燕郊。

这时燕郊仍然处于“禁入禁出”状态，他只能通过一些“见不得光”的渠道，花费500元，时隔近两个月回到了家。但是对于李文健来说，回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。

2014年，李文健在燕郊买房成家，户口迁到燕郊，2021年底，他拿出大部分积蓄，在北京开了一家自己的店。他妻子是全职太太，4岁的儿子刚上了3天幼儿园，就因为封城回到家中，他们一家三张嘴，全指着那家不能营业的店吃饭。还要支付店面房租、员工工资，员工不能上班但也有房贷信用卡要还，李文健还得照顾员工情绪。

他看到北京政府的消息：服务性企业因为疫情暂停营业，最高可得10万元补偿金，每个员工每日可得100元补助。李文健一天内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每个部门都推说此事不在他们管辖范围，最后他终于得到明确答复：必须要是店里有确诊病例导致停业，才有补助。

停业一个月，李文建的店损失了10万元，是他营业3到4个月的利润，再多停业一个月，他的店就要关张了。

今年45岁、从事机器设备制造的邱峰也陷入经济困境，他从3月12日封城以来毫无收入，妻子无法上班，孩子在读的小学停课，一切都陷入停滞。

封城之后，邱峰在两个冰箱里囤满食物，足够一家人食用至少一个月。他从多次封城中总结出规律：封城的第一到五日物价最高，人们恐慌抢购、商铺提价，物价会上涨二至三倍，有时会上涨四倍。而熬过前五日，物价一般都能回归平常，他特地把握涨价规律八高给亲朋好友，嘱咐他们囤积食物，囤货听声。

口，物价一般都能回归平吊。他热心地把涨价规律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嘱咐他们也囤上食物。朋友听后苦笑：“再封下去，买物资的钱都拿不出来了。”

邱峰的邻居在北京工作，4月时，工作单位一口气开除了十几个家住燕郊的员工，邻居也在失业行列。他一个做室内装潢的朋友，3月开始没再领到过一分钱工资。邱峰所在的小区业主群，一个业主问有没有人能借2000元，让他还上当月的信用卡。封到后来，邱峰甚至开始羡慕上海，封城时有免费物资发放，在燕郊，他没听说过有任何人领到过免费物资。

5月29日，李文健在北京的店铺被准许恢复营业，但燕郊还在封城状态。李文健马上拨电话给“见不得光”的渠道，想“偷渡”北京。那边回复北京解禁之前还有机会，但现在检查口管理非常严格，没人再敢偷偷放人进京。

“不上班没有收入我会死。”李文健说。

他每天关注各个平台最新通知，希望可以看到燕郊解封、准许通勤的消息。但每天都只看到同样的“非必要不进京”字眼。他很疑惑，究竟什么是“必要”？工作是不是必要？对于社会来说他的工作确实不是必要的，但对于他自己来说，工作当然非常必要。他焦虑又气愤，可是毫无办法。

5月31日，李文健在燕郊到北京的拼车群里看到一条消息：“6月1日上午10点钟，大家请到白庙检查站集合一下。”他知道这是聚集示威的意思，封城几个月，人们已经到了忍耐极限。李文健也打算去，妻子把他拦了下来。





2022年6月1日，燕郊居民到街头示威。网上图片

人们扬着手臂，大喊：“上班！上班！上班！”邱峰感慨中国人永远是最讲理的，提出的口号不是自由、平等那些虚的，而是非常基本的、维持生存的需求。

6月1日早上九点多，邱峰来到白庙检查口，那时已有一些人等在那里了。天气炎热，人们穿着T恤短裤，戴着口罩站在检查口前。

从5天前开始，邱峰就在各个聊天群里看到这条集合的消息，烧烤群、拼车群、二手交易群、燕郊小区业主群——人们在发布集合消息之前，会把小区物业人员踢出群聊。小区物业被认为是政府的眼线。

“6月1日上午10点大家在白庙检查站集合，不要开车，可以步行、骑电动车和打车的方式到检查站。”——不能开车是因为检查口地方不大，没地方停车。在信息之后人们强调：这次抗议行动是大家自发的行为，没有任何强制性。

上午10点多，现场大概聚集了一千人，警察也到了几十个。人们开始向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提出诉求：正常通行北京，返回燕郊不被隔离。检查站人员推说：“有事找政府。”人们又问：“哪些政府？”检查站回答：“社区街道办。”早就有人试过：“街道办说上面没有指令。”

聚集的民众要求放行，检查站人员也不客气：“我警告你们别闹事，你们回去。”人们开始愤怒地往前涌，和检查站人员发生了冲突。人们扬着手臂，大喊：“上班！上班！上班！”和警察对峙。邱峰感慨中国人永远是最讲理的，提出的口号不是自由、平等那些虚的，而是非常基本的、维持生存的需求。他也领着附近小范围的人群，喊了几句：“要生存！要生活！要工作！”

警察在冲突里逮捕民众，好几个警察冲上去把一个人按倒，人们四处散开，鞋子和矿泉水瓶都散在地上。人们愤怒大喊：“土匪！土匪！”现场非常混乱。有人大声质问警察凭什么打人：“老百姓有什么错？为了吃饭，养家糊口有什么错？”有人开始唱国歌：“中华民族到了，最危险的时候。”人们围住警察，持续喊：“放人！通勤！上班！”



2022年6月1日，燕郊居民到街头示威，大批公安到场。网上图片

持续到上午11点多，领导被请到现场。领导妥协说可以正常通勤，但需要有京冀通勤证，人们不同意。有人说没有居住证明，有人说已经被单位开除，开不出工作证明。领导碰头商量了一阵，决定取消通勤证，只要拿着48小时核酸证明，大数据行程码是绿色，即可正常通勤。

有人不敢相信，围着领导问：“真的可以回来吗？”12点左右，拦住检查口的围挡被拉开，人们喊着：“通勤了！冲！”举着手臂一窝蜂涌出燕郊（编按：端传媒未能查到官方出具的任何相关通告，多位网民和受访者证实：那几日没有通勤证也可以返回燕郊。但这个宽松的“地下政策”只维持了几天。）

他的生活可能和他个人的努力再没有关系了

邱峰一直非常悲观，封城时虽然知道市场上物资充足，但他也必须要家里两个冰箱填得满满当当。解封后虽然政策放宽，准许通勤，但他认定这只是暂时的，要不了多久，通勤证肯定又会恢复使用。

傍晚邱峰和小区门卫闲聊，门卫告诉他，解封的这一天有近10户人家搬离了小区。邱峰自己也决定今年7月份，等疫情稍微好转、从燕郊回老家不需要被隔离的时候，就让妻子把孩子带回老家上小学，他自己则搬到北京租房子住。燕郊的房子就卖掉了，卖了之后就租出去，房子将来不可能在燕郊继续生活了。

搬到北京租房子住。燕郊的房子就买掉，买个掉就租出去，反正将来个可能在燕郊继续生活了。

6月5日，京冀通勤证被口头取消后的第四天，三河发布通知：通勤人员原则上提倡居家办公，非必要不通勤。确需通勤的，低风险地区通勤人员进京须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“北京健康宝”绿码、扫“三河疫保通”即可通行。返回三河时，持电子通勤证人员扫“三河疫保通”后即可通行；其他人员需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、“北京健康宝”绿码、扫“三河疫保通”进行登记并检测核酸后即可通行。

即使居无定所，张小青依然觉得自己幸运。她从3月离开，就再没有回过燕郊。在北京一直住青年旅社成本也不低，她跟公司打了个住房补贴申请，被驳回。公司建议她响应国家号召回到燕郊，隔离期间工资也会照发。张小青面上答应了，但仍然瞒着公司留在北京。后来她因为长时间没有业绩，被公司辞退，她马上找了一份提供宿舍的新工作，买了全套新的生活用品，在北京住了下来。

6月1日燕郊解封后，她计划找一个空闲的周末回去，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到北京的宿舍。6月11日是一个星期六，她特地空出了时间，在临行前却看到了燕郊再次封城的通知。

6月11日，北京开始新一轮疫情，燕郊发现一个阳性确诊病例，三河市发布封城通知：未来三天进行全员核酸检测，期间全域实行临时封闭管理和交通管制，在区域全部出入口进行检查管控。

在家自我隔离三个月，林晶晶每月只花2000元，学会自己买菜做饭，计算每一笔花销，开始修习灵性课程，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。她安慰自己，封城可能也不错，起码她体验到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
但有时她也会非常焦虑。社交软件里，每天都有朋友分享工作状态，好像除了她人人都有新戏开拍，而她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的封控里，连上个季度的房租都没有交上。

一旦焦虑起来，林晶晶就出门走个六公里，回到家把电视打开，用最大音量放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在房子里一通乱蹦。蹦上沙发，蹦上桌子，持续发泄一个小时。

林晶晶已经着手准备搬家，就在今年7、8月份，可能去上海，可能去成都，总之不会再在燕郊待下去。

李文健也想过离开燕郊，但他既没有把房子卖掉、和妻儿分隔两地的决心，也无法负担在北京再租一个房子。北京租房三个月起签，押一付三，一口气要拿四个月租金，成本太高，更别说在北京买房了。他打算之后如果再封城，就还像之前一样，在店里将就住着，反正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。虽然按照消防法，店里是不能住人的，但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
被封在燕郊的日子里，李文健每天都逼着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想大不了一切从头来过，店倒闭了就再工作、再攒钱，以后有机会再开一个店。后来李文健又开始想，他的生活可能和他个人的努力再没有关系了，他

再努力，一旦封停全部白费。

6月11日再次封城后，人们在聊天群里讨论这次封城什么时候结束，一个人说：“社会面连续七天清零就解封了。”另一个人接：“再坚持7、8个月就过年了。”第三个人问：“你们说，再等7、8年，疫情会结束吗？”

应受访者要求，张小青、林晶晶、李文健、邱峰为化名。